



# Saturday

# 星期六

Ian McEwan [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夏欣茁 译

2005年英国布克奖提名作品

作家出版社

# Saturday

# 星期六

Ian McEwan

[英] 伊恩·麦克尤恩 著

夏欣茁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08-02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期六 / (英) 麦克尤恩著; 夏欣茁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63-4422-7

I. 星… II. ①麦…②夏…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2283号

## SATURDAY

Copyright ©lan McEwan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WHITE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BERTELSMANN ASIA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 星期六

---

作者: (英) 伊恩·麦克尤恩

译者: 夏欣茁

策划: 赵平

责任编辑: 启天

封面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封面摄影: Eamon McCabe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20千 印张: 16

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4422-7

定价: 25.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原著序

那么让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人是什么?在某个城市中。在某个世纪里。在蜕变之中。在群体之中。被科学地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统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后机械化的环境里。极端的希望一个一个破灭。在一个没有集体意识而同时又贬低个人价值的社会里,多如牛毛的大众已使得个性变得毫无价值。统治者将数以亿计的物资浪费在对外的战争上,却不知维护自己家园的安定。而任由野蛮和原始在高度文明的城市里继续肆虐横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意识到,也许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可以成就巨变,如同数以兆吨的水曾孕育了海底的有机生命,如同水滴终有一天会令石穿,如同风儿终能镌刻出悬崖的轮廓。巧夺天工的机械为芸芸众生开创了新的生活方式。你能否认凡人存在的权利吗?你怎能忍心自己保守着旧有的价值观却看着他们辛苦劳作还依然无法果腹?而你,难道忘记了自己本身就是这群体中的一员吗?你们本是兄弟姐妹。背叛亲缘的人是忘恩负义、浅薄无知的傻瓜。明白了吗?赫索格问自己,这就是你要的例子,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

——索尔·贝娄<sup>①</sup>《赫索格》1964年

---

<sup>①</sup>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美国犹太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认为是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主要的小说家。

## 主要人物表

- 亨利·贝罗安： 本书的主人公，神经外科顾问医师。
- 罗莎琳： 亨利·贝罗安的妻子，报业律师。
- 西奥： 亨利·贝罗安的儿子，蓝调音乐人。
- 黛茜： 亨利·贝罗安的女儿，西奥的姐姐，诗人。
- 约翰·格勒麦蒂斯： 亨利·贝罗安的岳父，著名诗人。
- 杰伊·施特劳斯： 亨利·贝罗安的同事兼好友，麻醉顾问医师，美国人。
- 巴克斯特： 街头小混混，患有亨廷顿氏舞蹈症。
- 纳克和奈杰尔： 巴克斯特的两个同党。
- 安德丽亚·查普曼： 亨利·贝罗安的病人，患有星细胞瘤。
- 米瑞·特勒伯： 亨利·贝罗安的病人，来自伊拉克的教授。
- 罗德尼·布朗： 在亨利·贝罗安手下接受培训的专门医生。
- 吉塔·席亚： 杰伊·施特劳斯手下的专门医生。
- 莉莲·贝罗安： 亨利·贝罗安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住在养老院。

# 目 录

原著序 / 1

主要人物表 / 1

## 第一章

子夜冥思——祥和中的隐隐不安 / 1

## 第二章

劫后余生——骚乱中的片刻欢愉 / 43

## 第三章

天伦之乐——变迁中的微妙尴尬 / 99

## 第四章

劫数难逃——团圆中的突然袭击 / 145

## 第五章

雨过天晴——喧嚣中的重获宁静 / 197

答谢词 / 235

译后记 / 237

## 第一章

### 子夜冥思——祥和中的隐隐不安

距黎明尚待许久，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却已从睡梦中苏醒。他坐起身来，推开被子，下了床。他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何时醒来的，但这似乎也无关紧要。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但他并未对此感到惊惶甚至有丝毫的意外，因为此刻的他动作灵活、四肢舒适，连背部和双腿也格外的强健。他一丝不挂地伫立在床边——裸睡是他素来的习惯——他挺直了身躯，耳边传来妻子舒缓的呼吸声，卧室内清凉的空气轻抚着他赤裸的肌肤，一切都是那么惬意。床头闹钟显示现在是清晨三点四十分。他无法理解是什么唤醒了自己：他既没有方便的需要，也不曾被梦境或是昨日的思绪所惊扰，甚至不是这世界的状态使他夜不安寝。伫立在黑暗之中的自己仿佛生于混沌，形神俱全，无拘无束。尽管时间尚早，近日来也颇为劳顿，但他却并未感觉疲惫，新近也没有任何事务让他烦心。事实上，他此刻神清气爽，心无杂念，有一种莫名的愉悦。他漫无目的地、毫无理由地走向卧室三扇窗户中离他最近的一扇，步伐的轻松和灵活让他不由得怀疑自己若非身在梦里便是正在梦游。倘若果真如此，倒要叫他失望了。因为他对梦境毫无兴趣，而情愿此刻是真实的。他一切如常，这毫无疑问，他也知道自己睡意已消：知道梦与醒之间的差别，并了解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清醒的根本。

卧室四面宽敞且陈设简单。当他以近乎滑稽的轻松穿过卧室的时候，想到这种惬意终会消逝，他不由得一阵伤感，但这种情绪转瞬即逝。他站在正中的窗前，轻轻地拉开狭长的木质折窗，小心不去惊动罗莎琳。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对妻子的关爱，但也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他不想被问到在做什么——他该如何回答，又为什么要让解释破坏这一刻的美妙呢？他又拉开第二层百叶窗，将它折到一边，然后轻轻地抬起玻璃窗。窗子高出他数英尺，但内置的牵引力让他毫不费力就将它推了上去。二月的寒意立时涌来，让他不由得浑身一紧，但他并不以为意。他从三楼眺望着窗外的夜色，整个城市笼罩在霜色的曙光里，广场上几棵枯树形影相吊，三十英尺下的一楼，黑色的箭形围栏犹如一排长矛巍然耸立。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些许薄雾。街灯的光亮尚未完全湮没星空的璀璨；广场对面，南方星空的余晖照耀在丽晶公园的上空。酒店是重建的，一个仿造品——战时的费兹罗维亚区<sup>①</sup>遭到了德国空军的破坏——背后紧挨着的是邮政大楼，后者在白昼里看起来繁忙而破旧，但到了夜里，楼体半隐半现，再配上像样的照明，看起来仿佛一座见证着往日辉煌的丰碑。

然而，现今的世道已经变成何等模样？他常常带着迷惑和忧虑在工作之余思考这一问题。但此时此刻，他并没有那种感觉。他俯身向前，双手撑在窗台上，将全身的重量都落在掌心，尽情享受窗外的安宁和纯净。他的视力——一贯很好——现在似乎更加敏锐了。他看到步行广场上云母铺就的小径熠熠生辉；鸽子的粪便因为日久和寒冷而凝结，几乎可称之为美丽，如雪花般洒落在地面。他喜欢广场上对称的黑色铸铁栏杆及其投射在地上的更加浓烈的阴影，还有那鹅卵石铺就的方格形的阴沟。满溢的垃圾箱暗示着生活的富足而非窘迫；环绕着花园的空荡荡的长椅，温柔地期待着每天川流不息的访客——上班一族来这里享受午餐，印度青年公寓里的莘莘学子在这里攻读，浓情蜜意的情侣也来卿卿我我或者吵吵闹闹，这里也不乏昼伏夜出的毒贩的光顾，更时常有位落魄的老妇在这里不住地咆哮着“滚开”。她会

---

<sup>①</sup> 伦敦中心的一个区。



一连数小时地吼个不停，听起来好像沼泽地带的鸟类或者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他矗立在那儿，如大理石雕像般对周遭的寒意无动于衷，眺望着夏洛特街，注视着远处一峦峦渺小的房屋、脚手架和尖尖的屋顶。贝罗安觉得这座城市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辉煌的创造、自然的杰作——数以百万的人穿梭在这个历经了千年的积淀和不断重建的城市里，如同是在一个珊瑚礁上，每天休憩、工作、娱乐，多数时候是和谐的，几乎所有人都期望它能这样运转下去。贝罗安所安居的这一方乐土就是这辉煌的缩影；完美的环形花园围绕着罗伯特·亚当<sup>①</sup>设计的完美广场——十八世纪的梦想沐浴在现代文明的光芒之中，头顶着街灯的照耀，脚踏着地下的光缆，新鲜的供水在管道中奔淌，废弃的污水转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惯于审视自己的思绪，常常为自己这种持续而扭曲的欣快症而困惑。或许在他熟睡的时候，体内的分子发生了化学事故，如同被打翻了的饮料托盘，促使多巴胺似的受体在细胞内激起一股强烈的反应；不然就是由于星期六的来临，或者是过度的劳累产生了物极必反的效应，才导致了这种兴奋。的确，他这一周过得分外疲惫。下班回来时家里空无一人，他索性躺在浴缸中读书，满足于这种沉默。他正在读一本达尔文的传记，是他过度爱好文学的女儿黛茜寄给他的。说是和她希望他接下来该读的康拉德的小说有关，他还不知道何年何月会去碰那本书——因为航海的题材，无论多么富含哲理，实在难以勾起他的兴趣。几年来她常常批评他的无知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于是引导他接受文学教育，纠正他的低俗品位和麻木不仁。她的做法不无道理——他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了医学院，接着又成为像奴隶一般工作的普通医师，再下来就是占据了全部精力的神经外科的培训，其间还穿插着担当人父的责任——一晃十五年过去，他几乎没碰过任何医学书之外的书籍。另外一方面原因则在于是他自认为所目睹过的死亡、恐惧、勇气和苦难已足以充实多部文学作品。尽管如此，他还

---

① 罗伯特·亚当（1728—1792），苏格兰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十八世纪后期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伦敦费兹洛伊广场的设计者。

是遵照了女儿的吩咐接受了她列出的书单，尤其是自从她移居巴黎市郊去开始一段充满未知数的女性生活之后，这已经成为了他和女儿保持联络的一种方式。今晚将是她六个月以来第一次回家——这是导致他欣快症发作的又一诱因。

他已经落后于黛茜布置的任务了。他一边用一只脚趾不时地控制水龙头以添加热水，一边迷离迷糊地阅读着达尔文如何在仓促之间创作了《物种起源》，以及对再版时修改过的结尾篇章的概述。与此同时，身边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着。不苟言笑的布里克斯<sup>①</sup>先生又一次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人们普遍感觉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战争的理由。当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读进去的时候，就关掉了收音机，又回到书本上重新再来。有时这本传记会让他陷入一种舒适的怀旧情绪，缅怀当初碧草如茵、车水马龙的浪漫英伦；但其他时候这本书则令他沮丧。达尔文用区区几百页的文字就概括了生命的全程——犹如自制的罐装酸辣酱。尤其当他想到一个生命的存在，及其梦想、亲人和朋友，所有这个人奉为至宝的东西和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一瞬间之间轻而易举地灰飞烟灭时，他就会陷入忧郁。接下来，当他躺在床上考虑晚餐可以吃什么的时候，这些思绪又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定是下班回来的罗莎琳给他盖上了被子，她甚至可能还给了睡梦中的他一个吻。四十八岁的年纪，却在周五的晚上九点半就已经熟睡了——这正是现代高级白领生活的写照。他努力工作，周遭的人也是如此，但这一周他格外辛苦，因为医院的员工中爆发了流感——他的手术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凭借周密的安排再加上分身有术，他得以在一间手术室里实施大型手术，同时督导另外一间手术室里的一名高级实习医师，还兼在第三间手术室进行一些小型手术。他的医疗中心目前有两名神经外科的实习医师——一个是莎丽·麦顿，她的医术日臻完善而且堪当重任，另外一名是处在培训期第二年的来自圭亚那的罗德尼·布朗，很有天赋，也非常努力，但对自己仍然缺乏信心。贝罗安手下的高级麻醉师

---

① 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官。他曾多次就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做出说明。

名叫杰伊·施特劳斯，也在指导他自己的实习医师吉塔·席亚。这三天来，贝罗安一直让罗德尼跟在自己身边帮忙，一同穿梭于三个手术室之间——他的脚步声在打磨过的走廊里有力地回响，伴随着手术室的旋转门所发出的或低或高的噪音，合成了一首管弦乐团的协奏曲。星期五的手术日程和往常一样。在莎丽为病人缝合的时候，贝罗安则走到隔壁为一位老祛除三叉神经疼和痉挛。这种小手术至今仍能带给他愉悦——他喜欢其中的迅速和精准。他将戴着手套的食指滑进老人的嘴里，试探一下疼痛的部位，然后仅仅瞄了一眼影像强化仪，就拿起一根长长的探针，从口腔外部刺向三叉神经集中的部位。杰伊从隔壁过来观摩吉塔如何使老人恢复片刻的清醒。探针尖端的电刺激设备抵着老人的脸颊，让她感到一阵刺麻，在她迷迷糊糊地确认地方是正确的以后——贝罗安一开始就找对了地方——她又再次进入麻醉状态，同时神经接受着射频热凝治疗仪的烘烤。这个手术的难度在于既要让患者保持轻微的触觉，同时又为她祛除疼痛——所有的一切都在十五分钟内完成；三年的痛楚，所有尖锐的、刺骨的疼痛，都彻底结束了。

他轻轻地钳住中脑动脉上的动脉瘤——他是医学艺术的大师——并在丘脑的肿瘤上做了一个活组织切片检查，丘脑部位是不可能动手术的。病人是一个二十八岁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已经出现了急性失忆的症状，当贝罗安从颅内深处抽出探针时，他一眼就判断出那里的组织已经发生变异，化疗和放射治疗不太可能有明显的疗效。实验室的口头报告证实了他的诊断。当天下午，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知了患者年迈的双亲。

接下来是一个开颅手术，患者是一位患有脑膜瘤的五十三岁的小学校长。肿瘤正处于运动中枢神经区，贝罗安透过探针借助脑膜分离器对它采取了彻底的治疗措施，将它从大脑里清除干净。接着，由莎丽进行缝合，贝罗安则到另外一间手术室给一位四十四岁的肥胖患者实施多层腰椎切除手术，他是海德公园的一名园丁。贝罗安切开足有四英尺厚的皮下脂肪才看到病人的椎骨，每当他用力下压去切除椎骨的时候，患者都会在手术床上不合作地扭动。接着，贝

罗安替老朋友，一位耳鼻喉科专家，打开了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耳道——真奇怪那些耳鼻喉科的同事们总是逃避动手做这么高难度的手术。贝罗安在耳后做了一个矩形骨组织，花了一个多小时，惹得着急要做自己本院手术的杰伊·施特劳斯十分不满。终于，肿瘤暴露在外科手术显微镜下，一个前庭神经鞘瘤离耳蜗仅三毫米。把它留给自己的专家朋友切除之后，贝罗安急忙出来去实施另外一个也让他有些烦心的小手术——一个大嗓门、带着习惯性不满态度的年轻女子要求把脊髓刺激器从背部移到前面去。而就在一个月之前他才刚把它从前面移到后面，因为她抱怨坐着的时候不舒服。现在她又说刺激器让她无法躺在床上。他在她的腹部切开了一道长口，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把半只胳膊都伸到她体内寻找电池的接线。贝罗安毫不怀疑要不了多久她还会再回来。

午餐，他就着一瓶矿泉水，吃了一个食品厂加工的金枪鱼黄瓜三明治。坐在狭小而拥挤的员工休息室里，那里的烤面包片和微波炉加热过的通心粉的味道总是让他联想起重大外科手术的气味。身边坐着的是海瑟儿，一位人缘颇好的伦敦东区的女士，她负责在手术间隙清理手术室。她谈起她的女婿被目击者在嫌犯列队辨认时误认，结果遭警方以持械抢劫的罪名逮捕。但他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案发当时他正在牙医诊所里拔智齿。屋里其他的人则都在谈论着流感。杰伊·施特劳斯手下的一名洗手护士和为他工作的一名手术实习医生当天早晨因病请假回家了。十五分钟后，贝罗安和他的医疗小组又投入了工作。莎丽正在隔壁为一位老人在头颅上打孔来缓解内出血的压力，患者是一位已退休的交警，患有慢性硬脑膜下血肿。贝罗安则正在用医疗中心最先进的计算机影像指引系统实施颅骨切开术，将一个额骨后右侧的神经胶质瘤切去。随后他让罗德尼开了另一个钻孔来治疗慢性硬膜下血肿。

今天的最后一个手术是为一个十四岁的尼日利亚女孩切除盖面囊状体星细胞瘤。她和叔叔婶婶一起住在布里克斯顿，叔叔是一位英格兰教会的牧师。肿瘤正好横亘在头的后半部，走的是天幕下病灶的天幕角路径。病人坐着，已经实施了麻醉。而这又给杰伊·施特劳斯制

造了一个难题，因为空气有可能进入静脉，造成栓塞。安德丽亚·查普曼是这里的问题患者，也是他叔叔的问题侄女。她十二岁时搬到英国——忧心忡忡的牧师和他的妻子给贝罗安看了她那时的照片，照片里一个整洁的小女孩穿着连衣裙，头上系着蝴蝶结，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然而自从她进入布里克斯顿公立中学就读之后，她身上某种被北尼日利亚的乡村生活压抑许久的性情就彻底释放了出来。她迷上了这里的音乐、服饰、语言以及价值观——甚至包括街头的糟粕。病房里，她的婶婶极力地在安抚她，而她的叔叔则私下里告诉他这孩子缺乏礼教。她吸毒、酗酒、顺手牵羊、逃学，仇视管教，语言污秽得堪比经商的海员。莫非是肿瘤压迫了她大脑中的某个部位？

贝罗安不能为了安慰他而肯定这种猜测。肿瘤的位置离大脑额叶很远，处于小脑蚓的深处。她已经出现了早晨头痛、盲点和运动失调的症状。但这些症状并没有妨碍到她胡思乱想，她仍在怀疑她的病症是一个阴谋——是医院、学校、警方和她的监护人共同勾结起来企图阻止她去跳舞泡吧。她入住医院才不过几个小时就已经和护士、护士长等人发生了冲突，一位年长的患者表示无法忍受她的污言秽语。贝罗安在向她解释接下来的治疗过程时也遇到了麻烦。即使是在她未被激怒的时候，她也喜欢像 MTV 电视台节目中的说唱歌手一样讲话，坐在床上摇晃着上半身，手掌向下划着圆圈，搅动着周边的空气，为下一次爆发做准备。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仰慕她的斗志，以及她那凶猛的深色双眸，无瑕的皓齿，以及她说话时翻动着的粉红的舌头。她即使是在咆哮发怒的时候脸上也挂着一抹欢快的笑意，仿佛有人在用刚好可以隐忍的力道挠痒她。最终还是杰伊·施特劳斯，那个美国人，凭借着这家英国医院里无人能及的温和与坦率制服了她。

安德丽亚的手术持续了五个小时，一切正常。她接受的是坐位开颅手术，头被固定在面前的支架上。后脑开颅手术需要非常小心，因为骨头与下面的血管挨得很近。罗德尼紧挨着贝罗安身边站着，冲洗着钻孔的位置，用双极神经元烙器止血。头颅终于打

开了，头部的骨幕——像一个帐篷——苍白、精巧的美丽结构，就像一个披着纱衣的舞女飞舞旋转形成的小小圆圈，硬脑脊膜在这里连接起来又再次分开。这一部位的下面是小脑。贝罗安小心翼翼地切割，借助重力的作用让手术刀慢慢下滑——不需要用牵引器——这样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里面松球腺所在的位置，它的前面就是肿瘤大肆扩散的红色区域。星细胞瘤完全显露出来，它只是部分地渗透到周围的组织。贝罗安完全有把握把它安全地切除，而不伤害到其他任何深层组织。

他给了罗德尼几分钟的时间用显微镜和吸管学习一下，并让他把伤口缝合。贝罗安亲自作了头部的包扎，当他终于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却一点也没觉得辛苦。手术从不会令他感到疲倦——一旦他沉浸在医院、手术室和井然有序的手术程序所组成的封闭世界里，全神贯注地沿着从手术显微镜里所窥探到的生动的路径直到抵达患病的部位，每当这种时候他便会迸发出超人的能力，更像是一种渴望，对工作的极度渴望。

这周末下的两个上午和往常一样忙碌。经验丰富的他已经不会再被目睹的各种伤痛所困扰——他清楚自己的责任是治病救人。巡视病房和每周的各种例会也不会让他感到劳累。反而是周五下午的案头工作令他疲惫，那些积压已久的转诊申请，以及对转诊申请的回复、为两次会议所准备的概要、给同事和编辑的信件、一份尚待完成的同事评估、对管理规划的建议、政府对基金会结构的调整、对教学实践的修正，还要重新审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审视医院的急救方案。简单的火车相撞已经不再是事故的极限。那些诸如“大灾难”、“伤亡惨重”、“生化武器大战”和“重大打击”等等的字眼，因为最近不断地重复已变得平淡无奇了。去年他就发现，新的委员会及其分支在不断地繁衍滋生，掌管医院的权力机构一直延伸到医院之外，甚至超出了医疗部门的范畴，并通过政府部门的远程管理直接由内政大臣负责。

贝罗安平淡地做了笔述，而秘书下班已经很久了，可他还在自己位于医院三楼的那间盒子般的过热的办公室里撰写。下笔时一种陌生

的生涩耽搁了时间。他素来为自己迅速的行文和世故的文风而骄傲。无需多少构思——边写边想一气呵成。可现在他却停滞不前。那些专业术语并没有生疏——它们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本能，反而是他的语言组织能力跌跌撞撞。每个措辞都在脑海里给他制造着麻烦，如同路上的横七竖八散落的自行车、沙滩椅、衣服挂——变成了拦路虎。刚在脑海里造的句子，落笔时就忘记了，要不就是先把自己写进了语法的死胡同，再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逃出来。至于这种力不从心究竟是疲惫的根源还是疲惫的结果，他没有停下思考过。他不肯服输，一定要把自己逼到极限。终于在晚上八点的时候，他写完了一长串邮件中的最后一封，从已经伏案笔耕了四个多小时的桌前站起身来。离开的时候他又顺道经过重症监护室察看了他的病人。没有什么问题，安德丽亚的情况正常——她正在睡觉，各项指标都很良好。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回到了家，泡了会儿澡，没过多久，他也上床睡着了。

两个身穿深色外套的身影斜穿过广场，背对着他走向克利夫兰大街，她们的高跟鞋踢踏作响，不怎么合拍——想来是回家的护士，虽然在这个时间倒班很奇怪。她们没有交谈，尽管步伐并不一致，但两人挨得很近，几乎像姐妹一般亲密地并肩而行。她们正好从他楼下经过，再沿着公园转了四分之一圈，渐渐远去。她们走过时呼出的气息化作一缕水雾在身后升起，让人莫名感动，仿佛正在玩小孩子的游戏，模仿着蒸汽式火车。她们朝着广场远处的角落走去。凭借身处高地的地理优势，再加上好奇心的驱使，贝罗安不仅仅是在注视着她们，更像是在守护，带着一种神祇般的轻微的占有欲监督着她们的一举一动。在这了无生气的寒冷中，她们穿过这夜晚。人类就像热血的小型生物发动机，有着可以适应任何地形的两足动物的技能，体内是数不清的深埋在骨膜下、纤维里和暖肌原纤维细丝中的分支神经网络，其中流动着无形的意识流——这些生物发动机规划着自己的运动轨道。

贝罗安在窗前站了已经有几分钟了，先前的热情渐渐消退，他开始打寒颤。高高的栏杆环绕的公园里，一层薄霜覆盖在悬铃树林外规划过的起伏的草坪上。他注视着一辆救护车，关闭了警笛，蓝色的警

示灯不停地闪烁着，拐进夏洛特大街，接着加速向南驶去，目的地也许是 Soho。他转身背对窗前，想伸手去拿搭在椅子上的那件厚实的羊毛睡衣。就在转身的瞬间，他已经意识到了窗外的变化，在广场上或是树林里，耀眼但又没有颜色，在他转头的一刹那从他眼角的余光中掠过。但他并没有立即回头去看。他感觉很冷，想穿上睡袍。他拿起睡袍，穿上一只袖子，边朝窗户走回去边摸索另一只袖子，同时系上腰带。

他其实并没有马上明白自己所目睹的情景，虽然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初的反应中，出于急切和好奇，他马上从行星的范畴进行推测：是一颗流星正从伦敦上空划过，自左向右，靠近地平线，却高过所有楼顶。但流星应该具备箭一般的速度和形态，一闪之间就会燃烧殆尽。这个东西却在缓慢移动，庄严而平稳。他立即调整了自己推测的范围，扩展到了太阳系的尺度：这个物体与自己相距并非几百英里乃是亿万英里之遥，远在宇宙深处，沿着永恒的轨迹环绕太阳运行。它是一颗彗星，泛着些金黄，熟悉的明亮彗核后面拖着一条炙热的彗尾。他曾经跟罗莎琳和孩子们一起在湖区翠绿的小丘上观赏过海尔波普彗星，此刻他心头再次升起那种感恩，庆幸能亲历这真真正正超凡脱俗的一幕。这次的彗星更妙、更亮，也飞得更快，因是预料之外就自然更有惊喜。他们一定是错过了相关的预报——全因工作太忙。他本想唤醒罗莎琳——他知道她一定会为这景象而兴奋不已——但他又担心彗星会在罗莎琳赶到之前消失，那样一来，连他也要错过了。但如此奇观又岂能独享。

他正朝床前走去，却突然听到隆隆的响声，如雷声般愈演愈烈。于是他驻足倾听。骤然间一切都明白了。他扭头望去以核实自己的猜想。他早该想到彗星远在天边，看起来本应是静止的。他惊骇地返回到刚才站立的位置，响声持续低沉，他再次调整自己猜测的范围，这次是缩小，从太阳系的坚冰与尘埃回归到了本土。从他目击空中的火焰到现在仅仅过了三四秒的时间，但他的判断却已更改了两次。火焰正沿着他曾经走过无数次的路线行进。每次他所乘坐的飞机接近终点时他都会履行固定的程序：把椅背竖起、调回时差、收起文件，带着



好奇猜想是否能够在那一望无际的、近乎美丽的红砖灰土的建筑群里找到自家的房子；飞行的路线自东向西，沿着泰晤士河的南岸，位于两千英尺的高空，终点是希思罗机场。它现在就位于他的正南方，仿佛仅有一英里之遥，随即穿过悬铃木凋零的树杈的最顶端，接着消失在了邮政大楼的后面，和最低的碟形卫星天线持平。虽然城市里灯火通明，但飞机的轮廓在晨曦的昏暗中，还是看得不很分明。起火的部位一定是在靠近机翼与机身的连接处，或者是悬挂在机翼下的一个发动机上。火焰的前端是扁平的白色球体，向后拖曳成红、黄色交织的锥形，倒不像是流星或彗星，反倒符合作家笔下危言耸听的描述。好像在假装一切正常，着陆灯在不停地闪烁，但发动机的声音却泄露了秘密。在通常的低沉空洞的声音之外，犹如女妖般的、令人窒息的声嘶力竭越来越强——像在尖叫又像在不断地呼喊，嘈杂刺耳的噪音表明了连钢筋铁骨都无法承受的难以为继的机械运转，螺旋上升至顶点，危险地一再攀升，如同露天游乐场里粗劣的过山车的噪音一般。危机近在咫尺。

他不再想要叫醒罗莎琳，何必把她带到这噩梦中来呢？实际上，眼前景象仿佛是从前幻觉的重现。像大多数的乘客一样，空中旅行的单调限制了身体的活动，只能紧扣着安全带驯良地面对包装的餐食，每每这个时候，他便会陷入天马行空的遐想。飞机外面，在一堵薄薄的铁皮墙和吱吱作响的塑料之外，是零下六十度的温度，和四万英尺的高度。当飞机以每秒五百英尺的速度穿越大西洋上空时，你屈服于这荒唐的冒险，因为其他的人也都如此。你同行的旅客则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因为你和你周围的旅客都显得那么平静。从某个角度来看——例如每英里的乘客死亡人数——结果是令人放心的。更何况想要去南加州出席会议除了搭乘飞机之外别无选择。航空旅行像股票市场一样，是一种镜像感觉的骗局，是一种集体信念的脆弱联盟；只要保持情绪稳定，而且机上也并没有炸弹或者劫机者，大家就会平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不测，就将不是小规模伤亡。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单次旅程的死亡人数——结果则不容乐观。飞机和股市一样都有可能垂直下跌。